

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与中国导演贾樟柯在沪展开艺术对谈，
昨晚，她在沪出演音乐戏剧《生如夏花——致香颂女王芭芭拉》

“只有真实的女性才是理想女性”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理想的女性从未存在，而真实的女性永生。”日前，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与中国导演贾樟柯在沪展开艺术对谈。在回答观众提问时，从影近40年、塑造过无数动人女性形象的比诺什以诚恳的讲述，博得现场观众的掌声。“每个女性的生命中都会有阳光，也有阴霾。只有真实的女性才是理想女性，否则那只是一种构造、一种想象。”

电影《新桥恋人》《英国病人》《浓情巧克力》等都是朱丽叶·比诺什的代表作，近年来，比诺什坚持在电影之外进行更多的艺术探索。她举办个人画展，出版个人诗集和画册，走上伦敦和纽约的戏剧舞台，甚至在“零舞蹈基础”的情况下尝试出演阿库·汉姆的舞剧。昨晚，多才多艺的比诺什，与毕业于巴黎高等音乐学院的钢琴家文森特·勒德姆一起，在舞台上诉说、弹奏、吟唱法国香颂女王芭芭拉的心路历程。比诺什说：“在舞台和电影上的不同游走，让自己的灵魂更加丰富。”

和观众一起创造“此时此刻”的神圣

对谈现场，贾樟柯说，在北京电影学院第一次看比诺什的表演就被迷住了。“《新桥恋人》中的她在烟花里奔跑，《红白蓝三部曲之蓝》中的她不停地磨着手指……这一幕幕令人难以忘怀。她一直用心带给观众情感细腻的人物。”

1983年，19岁的朱丽叶·比诺什出演了个人首部电影《美丽的自由》，从而进入演艺圈。她凭借神秘出众的气质和冷静的表演，成为法国电影界乃至国际影坛都公认的演技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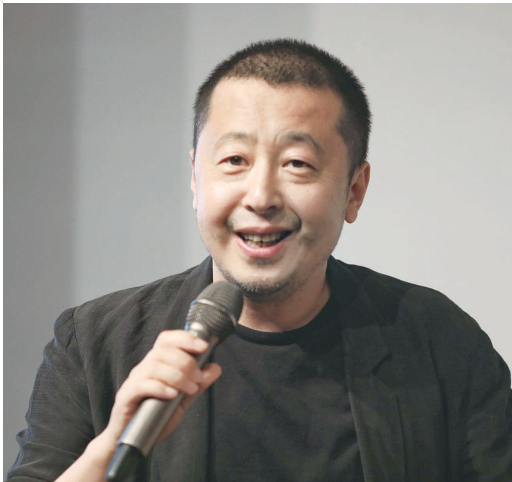
她合作过无数的国际名导，卡拉克斯、侯孝贤、阿巴斯·基耶斯洛夫斯基、是枝裕和……“卡拉克斯导演注意细节，阿巴斯的节奏创造了电影的真实性，而亚洲导演观察生命、捕捉生命的角度和欧洲导演确实是不一样的，特别注重情感的表达，他们会把生命带到观众面前，通过感官去设置出这样的感觉。”从一名演员的角度，比诺什认为，和导演一起去学习、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令人惊喜，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孩子得到了心仪的礼物。

“演员是一个准备好的面团，等待着厨师的雕琢。它最终能成为艺术品，并不是仅仅依靠自己成就的，而是一个多人合作的过程，比如通过导演、通过表演教练。”但同时，比诺什认为，导演的话也并不是一言九鼎，如果演员有一种被禁锢的感觉，是演不好的。“如果我觉得这样不行，一定会跟导演讲明白。”她说，“好的表演，一定有一部分‘背叛’。”

纵观比诺什的表演履历，几乎每年都有新作亮相。现年54岁的她依旧保持着窈窕而年轻的体态，随时准备好进入新片的拍摄。要说美人最怕迟暮，女演员一到40岁，50岁是否意味着无戏可拍？这位片约不断、堪称“高



昨晚，朱丽叶·比诺什出演的音乐戏剧《生如夏花——致香颂女王芭芭拉》在沪上演。（上海大剧院供图）



日前，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左图）与中国导演贾樟柯（上图）在沪展开艺术对谈。在回答观众提问时，从影近40年、塑造过无数动人女性形象的比诺什以诚恳的讲述，博得现场观众的掌声。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产”的国际影星又是如何面对不安的时刻的呢？

比诺什认为，演员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角色的突破口，“比如，可以主动寻找自己喜欢的导演聊聊，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着角色。”比诺什坦言，在她40岁时曾遇到过一个“坎”，那时的自己好像完全丧失了表演的兴趣，只想做一名母亲。那种无欲无求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多，中间也推掉了不少片约，直到自己的心灵安静了下来。

表演的修炼，不止于拍摄电影。比诺什一直坚持在电影之外尝试更多的表演实践，寻找更完整的自己。2008年，她开始与阿库·汉姆合作现代舞蹈作品《我之深处》。而在整个电影表演生涯中，她也没有间断舞台表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1998年伦敦演出的《裸露》以及2000年在百老汇出演《背叛》，后者被提名托尼奖。

“实际上，我的梦想是舞台的艺术，谁知电影把我抢去了。”比诺什笑着说，她的父母都是从从事舞台艺术的，自己从小就十分向往舞台，“相比电

影，舞台更注重分享。有时会产生一种神圣的寂静，和观众一起创造出了‘此时此刻’的感觉，这和电影不一样，胶片是一种技术的成果，蒙太奇和节奏是把握在导演手上的。”

独角戏与钢琴唯美融合，
香颂女王“再现舞台”

昨晚，比诺什与钢琴家文森特·勒德姆的演出，改编自法国传奇女歌手芭芭拉未完成的自述体回忆录《曾有一架黑色的钢琴》，这部作品在芭芭拉去世后一年的1997年问世。因为姓氏都以字母B开头，芭芭拉曾与雅克·布雷尔、乔治·布拉斯斯一起被称为“法国香颂3B”，是上世纪60年代英美流行乐大举进入法国前的最后一道“马其顿防线”。她是第一位将自身经历写入歌曲的女歌手，她的经典歌曲《黑鹰》曾在12小时内达到100万的销量。

身材高大的芭芭拉吟唱的都是女人最私密的话题——爱情、死亡和孤独。“每每坠入无底的深渊，我总是挣扎着

爬起。诚然，生活让我体会了他的五味杂陈……”回忆录中，这位歌手委婉而诗意地诉说了她因家庭悲剧以及德国占领巴黎时期的不幸遭遇而被剥夺的童年，在比利时做流浪艺人的时光和出道时在巴黎诸多夜总会演出的岁月；同时，她也讲述了整个职业生涯伴随着她的美梦：歌唱、写作、谱曲、带着观众一同登台，以及她“最美的爱情故事”。

“艺术把她的悲伤转换为美。”芭芭拉的人生传奇打动了朱丽叶·比诺什，“她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寻找爱，在寻找爱的过程中找到一种和谐。她懂得如何将生命中的阴暗变成光明，黑色的丝绒变为灿烂的阳光。”

比诺什与文森特·勒德姆以这些书页为基础，在舞台上进行表演与音乐二者视听结合。演出中，从耳熟能详到不为人知的那些唱词与旋律相继浮现，触及人们最敏感的神经。为此，朱丽叶·比诺什特别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专攻声乐。

勒德姆和制片人找到我，问我是否可以朗诵文本，甚至唱出来。我知道，如果我无法唱，就永远无法走近芭芭拉。”

使她开始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人，该怎样在世界音乐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在美国演奏和讲解中国钢琴作品时，我看到外国观众欣喜和陶醉的神情，倍感自豪。”回国后的朱昊冰，立志在祖国大地上传承中国钢琴经典作品，不断探寻属于本民族的音乐。在朱昊冰的心里，老师王建中德艺双馨、治学严谨、为人谦虚、处事低调。“在艺术理念上，他特别讲求探究音乐本源、讲究音乐色彩；在创作过程中，他始终强调音乐的中国民族韵味；在教学实践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学生讲解音乐背后的‘为什么’。”眼下，朱昊冰自己也成为了一个钢琴老师，在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她最感兴趣的是，像老师王建中一样，对中国钢琴作品做更深入的学术研究，并致力于在教学中弘扬中国钢琴经典，让更多学生在国内外的舞台奏响中国音乐。

音乐会还上演了丁善德、桑桐和杨立青等其他几位中国作曲家创作的《儿童组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山西民歌主题钢琴曲选》等中国钢琴经典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丁善德和桑桐是王建中的老师，杨立青则是王建中的学生，他们四人曾在不同时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或副院长。在同一场音乐会中展现这几位作曲家的作品，体现了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方面的传承。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说：“王建中先生是上音德高望重的前辈、真正的大家。他在钢琴曲创作与教学上的成就与贡献，还有待各界进行进一步研究与传播。”

星期广播音乐会纪念著名作曲家王建中诞辰85周年

熟悉的中国旋律，化为黑白键上灵动的音符

■本报记者 姜方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旋律，化为钢琴键上灵动璀璨的音符。为纪念著名作曲家王建中诞辰85周年，“黑白键上的中国旋律”星期广播音乐会日前在上海音乐厅举行。担任钢琴演奏的王鲁、朱昊冰，都曾深得王建中先生的教诲，是王建中先生不同时期的爱徒。

这场音乐会集中展现了王建中1958年至2012年的钢琴作品。《浏阳河》《彩云追月》《百鸟朝凤》等王建中根据脍炙人口的中国民歌及传统曲目改编的钢琴曲，已经走向了世界。王建中自幼热爱中国传统文学，中国文人情怀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无论是改编还是原创之作，其钢琴曲具有深厚的传统底蕴。舞台上，王建中的首部钢琴改编作品《云南民歌五首》，以文学为灵感的《蝶恋花》《梅花三弄》，以及他的晚期作品《读红偶感》《“红”指《红楼梦》》《随想曲》等一一奏响。

曾就读于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王鲁，被《纽约时报》评价为“表演成熟、优雅，完全超越了年龄，颇有大师风范”。王鲁是王建中在上音附小收的首位弟子。生长于军人家庭的王鲁，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并对中国民族音乐怀有满腔热爱。“当我在外国学习时，每每听到具有中国元素的音乐，常常触及思乡之情，激动落泪。”如何用钢琴来传递中国人独有的细腻丰富的情感，是王鲁学习钢琴以来经常



“黑白键上的中国旋律”星期广播音乐会上，担任钢琴演奏的王鲁（右）、朱昊冰都曾深得王建中先生的教诲，是王建中先生不同时期的爱徒。应羽摄

琢磨的一大课题。在学习过程中，他慢慢领悟到，真正能表达出中国人内在情感的作品，一定是充分融入中国文化底蕴的，王建中老师的钢琴曲无疑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王老师一直对我说，每个人都有学习音乐的权利。音乐创作和演奏的最终目的，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王建中对王鲁的教诲，不仅体现在钢琴技艺传授上，更在于指导他成为合格的音乐家。从向恩师学琴起，王建中就带着王鲁多次走入

社区，为普通市民普及音乐，这深深影响了王鲁对音乐传播功能的认识。“在未来，我希望多做些公益活动，把音乐送到更多的普通人身边。”

朱昊冰则是王建中在上海音乐学院收的“关门弟子”。她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取得钢琴演奏博士学位后，归国致力于钢琴演奏和教育，并在2016年发行了《彩云追月——朱昊冰演奏王建中钢琴作品集》。中美两地的学习经历，让朱昊冰广泛接触了多元文化，这也促

文汇报辣评

关闭流量显示，只是清醒自救第一步

王彦

昨天下午，影视圈人被一条消息刷屏：某视频网站宣布关闭前台播放量的显示。如果其他网站紧跟效法，这意味着，所谓“爆款”的数据来源，从此将成为不公开的内部资料。一时间，业界几乎人人转发、拍手称快，甚至不乏称之为“壮举”的声音。

站在播放平台的一家立场，业界有理由为他们点赞。因为这家公司对整顿流量数据造假满怀诚意。就在一周前，他们刚把一家在自己地盘上刷流量的“客户”告上法庭，并最终赢得官司。圈内的有识之士同样认为，点击量作为目前网络视听产业的核心衡量指标，由平台出手保护其不受污染、安全真实，是企业主动打假的可贵一步。毕竟，太多网络播放量动辄几十亿、上百亿，被调侃“七亿网民不够用”都已成了老掉牙的指控，网站的前台数据已无“信誉”可言，遑论“美誉”。

但放眼整个产业，单一平台的一小步，尚不足以撬动整个航向。要真正抵达那家公司声明里所标的理想彼岸——“不唯点击量，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原则，坚持以品质评价为核心导向”——仅一家动真格还不够；斩断其中一环，还不足以全面粉碎数据崇拜。

不妨追索一下假数据是如何步步逼近真创作的。浅表地看，假数据裁剪了一整套“皇帝的新装”：微博粉丝数、热搜话题榜、IP估值榜、收视率、点击率、评分榜、时尚指数榜……榜单层出不穷，幻化出各种“影响力”左右资本

市场。当数据崇拜与数据造假就此手牵手，互相推波助澜，渐渐地，“互飙演技”让位于“互飙数据”，只要露脸就能有人捧场的“流量明星”应运而生；“数据价值”掩盖了“内容价值”，粗制滥造的产品一旦有流量背书就能变得无可厚非；“市场迷信论”逼退“品质生命线”，真正有思想有诚意的创作得不到保驾护航，专攻“文化下三路”的产品广受追捧，市场眼看沦落到劣币驱逐良币的境地。

可关键问题是，假数据一退场，就能换得创作环境风清气朗吗？恐怕前路漫漫。

在近年来已习惯于“数据说话”的资本市场，流传这样一句话：“不信数据信什么？口碑也能造假，水军比比皆是。相反，大家都造假的话，数据的相对值还有参考价值。”令人发指的逻辑，却为市场的一声叹息。一方面，为榜单而生，为估值而服务，随后再以收视率、点击率的形式“反哺”演员身价，这是环环相扣的、被资本裹挟的假数据链条。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健康的资本没有原罪，真诚的资本比谁都希望拂去泡沫，看见足金。

有编剧欢呼，这是“影视圈清白之年的起点”，但更应清醒认识的是：假数据固然是行业毒瘤，假创作更是。假数据在“裸泳”后固然人人厌弃，但低俗、庸俗、媚俗的假创作更是折烂行业的帮凶。只有真正把艺术品质视为生命线，网络空间才可能风清气正，影视产业才能真正健康可持续。

杨丽萍重新诠释现代舞经典

改编版《春之祭》将在沪全球首演

本报讯（记者黄启哲）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昨在沪宣布，由其创作的现代舞剧《春之祭》将于10月19日至21日亮相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该剧到上海国际艺术节和英国伦敦萨德勒之井剧院的共同委约，并借由去年艺术节的演出交易会平台，与包括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在内的全球数十个演出商、艺术机构达成交易意向。《春之祭》这部有着百年历史的现代舞经典，将首次经由中国舞蹈家的演绎，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完成其全球首演。

由舞蹈家尼金斯基携手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春之祭》，于1913年在巴黎首演。在此后的百余年时间里，经历了来自自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编舞大师的改编与重塑，被视作现代舞的开山之作。杨丽萍此次改编《春之祭》，一开始就在舞蹈界引起了关注和热议。有业内人士认为，要以东方哲学、东方智慧、东方审美来诠释西方经典，是相当大的挑战。

《春之祭》是杨丽萍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第五次合作。“我是白族人，喜欢从土地里面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完

成作品。守望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是我的幸运。这一次尽管是重新诠释世界经典，与西方艺术对话，但我更希望用东方美学去进行新的演绎，把我们民族的魂融入这个题材。”杨丽萍告诉记者，其实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她所要做的就是以充分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来为这一经历无数改编的经典作品寻找独特的美学表达。在去年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春之祭》以片段形式参与了演出交易会开幕推介及“走出去”视频选拔推介。杨丽萍在现代舞蹈的基础之上，融入了大量的民族文化元素，而杨丽萍的代表形象——孔雀也将出现在剧中，代表着涅槃重生的希望。

除了杨丽萍的编舞外，此次《春之祭》也吸引到一众海内外知名艺术家：美术总监叶锦添、文学总监梁戈逻，以及来自荷兰、意大利等地一众主创。而曾创作过《阿姐鼓》《央金玛》的作曲家何训田也参与其中。他将在斯特拉文斯基原作的基础上，对《春之祭》进行怎样的音乐创新？这也是业界对作品的期待之一。

上海中国画院推出画师系列展

首展“李大成作品观摩展”呈现工笔画精致与恢弘

本报讯（记者范昕）一提工笔画尤其是工笔花鸟画，人们脑海中最先浮现的似乎总是亦小亦美的册页、扇面等。近日亮相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的“李大成作品观摩展”所汇集的60余幅工笔画，给予观者截然不同的观感。这些尺幅大、格局大的工笔画，呈现出精致与恢弘的和谐交融。创作者李大成曾获中国工笔画艺术最高奖——全国工笔画大展金奖，是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他不仅把有着华美、丰满羽翼的“百鸟之王”孔雀画到了极致，也开拓着画面中对于生活实境的再现、生命境界的营造。

此次展览是上海中国画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所推出画师系列展的首展，参展画师们以各自艺术探索的成果进行相互交流，促进创作。最近，上海中国画院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围墙，取消近70名专职、兼职画师的界限，为画院画师的艺术创作和作品展示搭建平台，不断扩大主流国画创作队伍的影响力。

“徐悲鸿强调画应该‘致广大，尽精微’。这是说一个画家既要能画鸿屏大作，又要能画得细致入微。”李大成坦言自己钟情工笔大画，是受到老师喻继高先生的影响。早在1990年代初，李大成就曾创作历史题材工笔人物画《大驾临薄图》，整整花去三年时间，画了3700多个人物。1999年，李大成曾协助喻继高老师创作8米长、3米高的巨幅工笔花鸟画《苍松瑞鹤沐朝晖》。“老师常说，画画的人胸怀要博大。有一种气度后，作品就显得大。这种大气不是指尺幅大、构图大，更重要的是作品要有内涵，有内在的气势。”李大成说。

在李大成的大画创作中，画面每一个局部、细节都格外讲究，任何一个位置都用心经营，即便是刻画一只鸟身上羽毛的排序，都有疏密关系等构图法则在其中。他的大画既可以以全画来看，也可以局部推敲，不管画面怎样裁剪，都能作为

单独的画面呈现，颇有看头。

对大自然的感悟和对生命活力的讴歌，在李大成30多年工笔画创作历程中渐渐清晰。不论《红枫树下谁为伴》还是《翠华清露》，都体现出他对于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真情描绘。他很少沿袭松、竹、梅、兰等传统文化花鸟题材，更不局限于名贵花木、珍禽瑞兽，而是从观照生命的角度捕捉自然的情态和意趣，让人们从观赏自然中感悟生命。李大成也擅长从寻常景物中发掘生活的美。不论《篱影的故事》中栖息于瓜棚篱笆的野鸽子，《歇晌》中温情相依的锦鸡，还是《荷塘清趣》中嬉水鸣鸣的水鸟，《秋雨润江南》中千姿百态、聚散离合的群鸭，不论纷繁复杂的花鸟画，还是神情兼备的人物画，他都力图在三维空间的复现中，撷取生活小景，凸现平凡之中的美。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工笔花鸟，是李大成带给都市文化的一种惊喜。



李大成《情系天地间》。（资料照片）